

# 湖南祠堂装饰:形式、内涵及文化传承

李尧焯<sup>1</sup>,张惠芳<sup>2</sup>

(1. 湖南工商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2. 长沙师范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祠堂是乡村常见的一种公共建筑,其因阔大的体量、精美的装饰和特定的功能而有别于其他建筑。祠堂建筑装饰不但赋予建筑特定的外观,而且极大地加强了其表现力。文章以湖南祠堂装饰艺术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考察和学科交叉的方法对其形式、内涵及文化传承进行探讨,展现湖南祠堂装饰艺术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价值。乡村祠堂及其装饰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文化遗产,了解、保护和传承好这一宝贵文化遗产,对助力乡村振兴和赓续中华传统文化文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祠堂;装饰艺术;艺术形式;文化内涵;传承创新;湖南省

[中图分类号]TU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3)06-0134-07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3.06.014

## Forms, Connotations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Ancestral Hall Decorations in Hunan Province

Li Yaoyi<sup>1</sup>, Zhang Huifang<sup>2</sup>

(1. School of Design Ar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angsha, Hunan 410205, China;

2.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Changsha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 China)

**Abstract:** Ancestral hall is a kind of common public buildings in the countryside, which is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buildings in terms of its large volume, exquisite decoration and specific functions.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not only presents the building a specific appearance, but also greatly enhances its expressive power. Taking the decorative art of ancestral halls in Hu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its form, connota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by using fieldwork and cross-disciplinary methods, so as to show its unique charm and cultural value. Rural ancestral halls and their decorations are important and precious cultural heritages in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s. Understanding, protecting and inheriting them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ancestral hall; decoration art; art form; cultural connotatio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Hunan Province

## 一、引言

祠堂是乡村常见的公共性建筑,它是一个

村落的精神高地和文化中心。村落聚族而居,宗族祠堂是具有祖源关系的宗族为祭祀先祖、团结族群而建造的建筑空间,它具有圣俗一体

收稿日期:2022-11-13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YBA091)

作者简介:李尧焯(1975—),男,讲师,主要从事艺术史与美术遗产研究;

张惠芳(1982—),女,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人类文化遗产学、民俗艺术研究。

的特性。其既是祭祖祀宗的神圣场所,也是聚会娱乐的世俗空间,是显示宗族在村落及地方社会中的地位、经济状况和凝聚力的物化形式,是宗族社会的象征、村落的标志和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

湖南省传统村落数量庞大,历史悠久,有不少形式多样、特色鲜明、规模宏大、建造精美的宗族祠堂建筑艺术遗产。湘南地区郴州、永州、衡阳一带古今宗祠林立,《汝城古祠堂普查报告》(2016年)显示,汝城现存近1000座古祠堂及遗址。湖南省不同地区的祠堂虽然称谓不同,但是它们却有着特定的位置、型制、功能、意义和装饰方式。祠堂装饰艺术涵盖了雕塑、书法、绘画、图案等艺术形式,门楼、檐顶、斗拱、梁枋、门墩(当)、石础、户对、匾额、门窗、屋脊、墙壁、戏台等都是其重要的装饰部位,并与其他民居建筑装饰形式共同形成了建筑系统中独具一格、形式完整的地方建筑装饰体系。而这些艺术形式无疑都是“有意义”的文化符号,“建筑装饰使建筑艺术具有了思想内涵的表现力”<sup>[1]</sup>。这些祠堂及装饰形式集中体现了湖南省先民的审美意识、建筑思想和生活理念,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艺术内涵,并见证了家族、村落的昔日荣光和乡村的现代化进程。

近年来,湖南祠堂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有以下特点:其一,多以某一地区的祠堂为研究对象进行相关研究,且主要集中在湘南地区,特别是郴州汝城最多,其次是湘西地区。其二,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对祠堂的整体研究,多从祠堂的历史渊源、民族文化等方面进行;二是对祠堂装饰艺术的研究,重点探讨祠堂装饰的艺术形式、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三是对祠堂的保护与开发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祠堂的教化功能出发,认为祠堂是集伦理道德与文化教育功能于一体的教育场所,是现代文化教育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四是从祠堂建筑的保护遗存现状探讨其文化遗产价值。

这些研究主要基于建筑学、艺术学、历史

学、教育学等相关领域与研究方法,地区覆盖面也有限,缺乏大区域的比较性整体研究。本文以湖南省全域的大视野,运用艺术人类学等交叉学科的方法,在实地考察基础上对湖南祠堂的传统装饰艺术进行研究,并将这一文化遗产与乡村振兴战略联系起来,兼及湖南祠堂装饰艺术的现代演变及机制形成,进一步深入与完善对湖南祠堂的研究,这为人们了解湖湘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并将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支持。

## 二、湖南祠堂装饰艺术形式

### (一)雕塑艺术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sup>[2]</sup>乡村祠堂是集建筑、书法、绘画、雕塑等工艺形式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是乡土历史与艺术的博物馆。祠堂除了形制布局和规模大小之外,最讲究的是装饰部分。前者体现其宏大,后者体现其精微,装饰艺术是祠堂的精华所在,所以不论大小祠堂都会十分认真地加以装饰。这既反映了匠心,更反映了投资建造者的财力、地位与生活态度。而最能体现祠堂工艺之精湛的是雕塑工艺,雕塑在祠堂装饰中也运用得最为普遍,这与湖南省大多数地区建筑以木材作为主要建材有关,从而为雕刻工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湖南祠堂的建造最突出和最具造型特征的是宽敞高大的牌楼,其高耸的屋顶、繁复的斗拱群和各种精美的雕塑构件,共同组成了祠堂的奇特造型和华丽外表,使祠堂成为村落中最美丽壮观的建筑。湖南祠堂的牌楼建筑艺术与中原地区祠堂大门、广东门楼装饰及湖南省普通民居房屋大门的艺术风格不同,呈现了建筑艺术丰富的地域性、多样性特征。

距离永州市宁远县九嶷山2.5公里的路亭村,处于县城通往九嶷山舜帝寝陵的要道,历年各级政府官员祭拜舜帝路过此地,必在该村住宿一晚,待第二天早上起程前往舜陵祭拜。该

村在元朝、明朝时期还出过元帅、进士,显赫一方。该村王氏祠堂“三槐堂”的云龙牌楼宽 11 米、进深 5 米。牌楼由单歇山檐顶、八层雕花斗拱、雕花枋、雕龙骑门梁、圆雕双层八仙像、盘龙卧狮像、石鼓门墩、石门槛、石础、门扇、雀替、牛腿等构件及戏台组成。梁枋、大门上分别悬挂“云龙”“三槐世家”“武魁”“进士”等匾额。屋顶的屋脊、墙头、檐角、檐口等部位的装饰,使用防水耐温的材料造型塑造,题材多为水族形象。接近地面的石门槛、台阶、石础、栏杆等构件,往往运用石材并在其表面进行图纹雕刻装饰,既坚实又美观。其他木制构件,如梁枋、花窗、雀替、牛腿等运用木雕手法进行装饰与建构,因为门、窗处于人视线的最佳角度,这些木雕成为整个建筑装饰的重点。石雕、木雕、砖雕等建筑雕刻艺术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运用,雕塑的手法多样,有高浮雕、浅浮雕、透空雕、圆雕、线刻等。雕刻有的工整精细,有的朴拙粗放,两者穿插组合及各种材料的综合运用,使整个牌楼玲珑奇巧、繁复华丽,主次分明又相得益彰。同样的牌楼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村落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气度,如路亭村牌楼精巧华丽,久安背村牌楼古朴厚重,奉家村牌楼高耸豪放。湖南省其他地区祠堂牌楼因地方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多样性的特征,如邵阳洞口牌楼中西结合,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祠堂具有民族风情。这是乡村祠堂最迷人的地方,直观形象地展示了多元的地方文化景观,如图 1—2 所示。



图 1 永州宁远王氏祠堂“三槐堂”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 2 邵阳洞口杨氏祠堂

(图片来源:向美君,《来洞口,看古老的宗祠》,

邵阳新指媒,2019-01-30)

## (二)彩画装饰

在祠堂装饰中,绘画与色彩是很重要的,不论是前述的雕塑还是彩画都十分重视色彩的运用,从而形成色彩斑斓、雕梁画栋的效果,由此增强祠堂的神圣气氛。但是与北方建筑相比,湖南祠堂建筑在色彩上追求“点到为止”,并不过于明艳;与广东省建筑相比,湖南祠堂建筑在色彩上更追求平淡自然的趣味。真正让祠堂大放异彩的是彩画装饰,尤其壁画是其中的重头戏。壁画主要绘于祠堂内外相应的墙壁上,特别是祠堂室内四周白色的墙壁空间巨大,成为绘制壁画的佳位置。除此之外,戏台、大门、藻井、祭坛等都是彩绘大展身手的地方(如图 3—5 所示),连天井、屋檐等外部空间位置也会彩绘装点。为了防止日晒雨淋,这些地方的绘画颜料通常搭配使用一些矿物颜料,这样能够让壁画颜色保存得更为明艳持久;门扇与戏台的彩绘更多采用油彩绘制,使其更为鲜明光亮;而一般墙壁则多用水墨淡彩稍加渲染,体现出文人艺术的影响。根据建筑不同位置,采用不同颜料绘制不同题材内容的画作,工匠一方面遵循绘画传统程式,另一方面又因地制宜地创新,表现出民间艺人的聪明才智。

## (三)文字符号

虽说乡民不擅长文字,多以图绘代替,但是自古杰出人物多出于乡野,乡村也不乏识文断字之人。况且,祠堂是宗族和村落的标志性建



图3 洞口萧氏祠堂彩画

(图片来源:贵州游侠,《洞口县城的萧氏宗祠》,个人图书馆,2020-07-04)



图4 洞口曾氏祠堂

(图片来源:唐仁荣,《曾氏祠堂韵味悠长》,大家文艺,2020-10-06)



图5 永州宁远王氏祠堂“三槐堂”壁画

(图片来源:红网,《每日一图@湖南》,胡百闻,2023-07-06)

筑,体现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地方精英知识分子多参与其中,以合乎国家礼法与地方习俗的标准来建造祠堂,乡村祠堂也成为国家推行礼法的重要渠道。俗话说,“礼失而求之于野”“礼

俗互动”,家国同构。文字是最能体现文明礼法的文化形式,文字书法是祠堂装饰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国上层高雅文化与乡村通俗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汇。祠堂文字装饰主要集中在大门、通道、神坛等显眼之处,文字或刻在石门框上、或刻在木板上、或书写于墙壁上,形式有匾额、楹联、碑刻等。如永州市路亭村牌楼正中用阴阳雕刻手法镌刻“云龙”二字,大门上方悬挂“三槐世家”牌匾,左右耳门上挂“进士”“武魁”牌匾,正厅、戏台两侧柱子悬挂楹联(如图1所示)。邵阳市洞口凤凰村吴杨公祠门楼大门镌刻楹联“渤海发祥当思勇忠世守,宏农继业勿忘清白家声”,表明了吴、杨两姓祖源,也打破了一姓一祠的惯例。这些文字书法既是祠堂的装饰形式和重要的历史资料,也是村落宗族兴衰起伏的明证。祠堂众多楹联、牌匾、碑刻等文书,奠定了湖南乡村祠堂的文化品位。

#### (四)图案装饰

图案在祠堂装饰中有着重要的位置。五蝠、元宝这样的纹饰多以单独的大尺幅主题纹样的形式出现在祠堂的各个地方;小型的、成组的图案更多出现在花窗、各种雕刻木质构件等主题纹饰周围和楹联、壁画的边角部位,起着烘托陪衬的作用。特别是古钱纹、蝙蝠纹及其演化的纹样,遍布于祠堂的木雕、石雕、彩绘装饰之中,成为最常见的装饰性符号。现在,在新建的祠堂中,装饰新式图案已逐渐成为主流。

### 三、湖南祠堂装饰艺术的文化内涵

#### (一)祠堂体现着圣俗一体的信仰特色

祭祖的习俗源于原始神鬼信仰,祖先崇拜又与湖南人的“神鬼文化”融为一体,成为民众最基本的宗教信仰实践方式,祠堂便是这一思想的具体物化和精神依托。祠堂不但是祭祀祖先神灵的神圣空间,也是村民聚会娱乐的场所。春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族人(村民)聚集于祠堂,举行盛大的祭祀祖先的仪式,祠堂成为神圣的膜拜空间。村落中节庆、婚嫁、寿诞等民俗礼

仪活动也通常在祠堂举办,这里又成了民众聚餐、唱戏、议事的地方。因事而设的祠堂功能,既体现了祠堂的神圣性,又具有乡村生活的烟火气,成为乡村社会生活镜像的底色。

在祠堂装饰壁画的题材中,既有伏羲女娲的传说、荆轲刺秦的故事,也有耕读传家、岁时民俗的生活场景,雅俗结合的呈现反映了民众的价值取向。因为祠堂功能的多元性,所以与普通民居建筑壁画题材有很多重合,多渲染忠孝节义、耕读传家的教化思想与伦理道德,这在汝城谭氏宗祠的壁画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sup>[3]</sup>。祠堂往往将人们的生活愿景、劝诫警示、民俗信仰等展示其中,拥有美化空间、教化乡民、合群睦族的功能。祠堂上往往开宗明义地标明“XX氏宗祠”,以此彰显不同的族群,这是祖先崇拜的直接体现。祠堂里的祖先画像、牌位、匾额和嵌入墙壁不可移动的各种碑文等,更明确了宗族的祖源及迁徙历史。通过祠堂这一神圣场所的营建、年复一年的祭祖活动和系列族规民约的公布等形式凝聚族群力量、维持乡村秩序。如永州市神下村祠堂及各家神龛的神牌上都标明“陇西郡李氏 XXX”,以此说明该族群源于北朝一流土族陇西李氏,其与李唐皇族同出一脉,借此宣扬祖德功勋,标示名门家声,并通过祖先崇拜凝聚族人构建族群共同体。

## (二)祠堂体现着家国同构的礼制思想

传统主流文化思想倡导的忠孝节义、纲常伦理、等级秩序,影响着家庭团结、族群关系和村落运转。在乡村社会结构上,家庭(家族)与国家是一致的,即所谓“家国同构”。科大卫等在研究华南地区宗族发展问题时说:“明清华南宗族的发展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种表现,是国家礼仪改变并向地方社会渗透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sup>[4]</sup>这同样适合说明国家发展进程大背景中的湖南宗族发展。在湖南祠堂建造上充分体现了这种由上到下的礼法等级秩序,这不仅呈现在祠堂建筑的位置序列中,而且也表现在量度、装饰和对称构

图关系中。如果大型传统村落中有几个宗祠,一般有主次和大小之分,这可以从位置、体量、装饰与新旧程度等方面区分开来,这也体现了各自地位的较量。祠堂中轴线分明,以中心来布局,讲究对称、规整、方正,造型高耸,体量宏大,隐喻着权威尊崇;祠堂装饰精巧华丽,纹饰围绕主题以主次形象塑造,在空间上依据高低大小次序排列。外在形式的精心布置是等级秩序的隐喻表达,如路亭祠堂牌楼正中是牌楼题匾“云龙”,其上八仙雕像,其下是双龙戏珠高浮雕,以中心安排其他纹饰。神仙与龙凤象征着权威与富贵,所以处于中心位置。而八仙图以铁拐李为中心依次向两侧排列,这也体现了等级秩序。还有祠堂几进几厅的空间布局、祭坛上祖先牌位次序的排列都有其内在逻辑。祠堂内外墙上的彩画,其核心思想也是以儒家教化思想为主导,“文以载道”,祠堂装饰艺术潜移默化地熏陶着民众,担负着教化乡民、传承文化传统、维持乡村秩序的文化重任。“明中叶前后,由于建祠之风盛行,在规模较大的聚居宗族中祠堂已被视为不可缺少的统治工具。”<sup>[5]</sup>

## (三)祠堂体现着民俗文化的自由天地

虽说国家意识形态对乡村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广阔的天地和自我调试机制给乡村留有自由的空间。经济自足、耕读传家是乡村生活的主旋律,围绕着民众生老病死的人生礼仪、民俗节庆与衣食住行等形成的一整套民俗文化呈现在乡村祠堂装饰上,体现了乡民文化的原生性、集体性、传承性。文化的多样性与发展的不平衡更是有利于生成乡民艺术自由活泼、多姿多彩的文化特性。这在湖南祠堂装饰艺术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反映了湖湘文化的风采。“万物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少祠堂既是祭祀空间,也是乡村教育的场所,功能是多元共生的<sup>[6]</sup>。其中很多书画、雕塑就直接体现了重视教育、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传统思想。洞口县高沙曾氏宗祠悬挂曾国藩祖孙三代手书的“春风沂水”“同归于厚”“一家仁让”牌匾<sup>[7]</sup>。这体现了国家

的主流意识,也表明了民众的价值观。江永勾蓝瑶寨水龙祠,不是供奉宗族祖先的场所,而是村寨民众经常在此祭祀看戏的场所,是瑶族村寨祠堂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人的祀神与祭祖常常连为一体,祠庙中的巨幅壁画十分真实地反映了湘南平地瑶的信仰习俗。水龙祠壁画共计五铺,位于主殿前方走廊、正面及侧面的墙壁,长116米,总面积348平方米,壁画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勾蓝瑶祭祀仪式的盛大过程。壁画上呈现了“敕封水龙庙”“番王进宝”的字符,画中人物众多,场面宏大,画工精美。画中人物亦军亦民,祭祀过程又像行军仪仗,反映了江永瑶民当时的生活状态,以及民族融合的国家历史进程,也体现了江永瑶族世俗、宗教的族群记忆与文化认同<sup>[8]</sup>。此类壁画在永州市其他地区也有发现,如道县田广洞村相公祠的《出征图》,江华宝镜何氏宗祠的《凯旋图》,这些都反映了当地宗教信仰民俗也是祠堂壁画的常见题材之一。

祠堂既体现了当地丰富自由的民俗文化,也反映了民众放眼世界、大胆吸取外界文化元素为我所用的胸怀。邵阳市洞口县和怀化市会同县一带出现了西式或中西合璧的祠堂,如洞口县竹市曲塘的杨氏宗祠,门楼设三门,柱式为西式,门为三角尖顶,中门顶端塑一大鹏展翅,墙面塑一圆形钟。门与门之间的墙面有多组西式卷草纹图案,中心为圆形狮像。图案的组合方式看似中国的窗格等传统结构,但具体内容却是西方的纹样。这些反映了山区民众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放眼世界、开放包容的思想。

#### 四、推动湖南祠堂装饰文化遗产的“双创”发展

祠堂及其装饰物所构成的物理空间及场域,是乡村聚落的重要公共场所和文化空间,也是农耕社会重要的文化遗产和乡民乡愁的物质意象。新时代将这一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 (一)利用好祠堂乡村精神高地的作用,凝聚各方力量建设美丽乡村

一方面,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乡村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大量人口迁居城镇,一些村落逐渐凋敝;另一方面,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方兴未艾,农民就近择业带来人口回流,村落焕发新的活力。不论是离开乡村的人,还是留守乡村的人,对村落祠堂所寄托的精神情感都是挥之不去的客观存在,祠堂成为凝聚人心的精神殿堂。要充分利用祠堂的精神纽带作用,凝聚各方人员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鼓励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因为,要实现人才和资本向农村地区流动,除了给予资本收益之外,宗祠文化也能起到不小作用<sup>[9]</sup>。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一些传统古村落成为民众旅游目的地,村落祠堂代表了乡村传统建筑精华,体现了乡村历史文化发展文脉,是旅游活动开展的物质载体和文化空间。祠堂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阵地之一,要依托这一空间将之打造成为新时代农村文化重地和爱国爱乡的教育基地。宗祠的优秀礼俗文化在村民思想道德教育、改善乡村本地治安环境、促进村民投身家乡建设、弘扬清廉节俭的精神等方面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sup>[10]</sup>。

#### (二)提取祠堂装饰艺术元素进行再设计,塑造农村新面貌

祠堂装饰艺术聚集了乡村建筑的精华,使祠堂成为乡村艺术的博物馆。随着城镇化与现代乡村的变迁,祠堂或重建、或修缮或任其自然衰败。祠堂装饰艺术的形式、题材、纹样、工艺等体现了地域文化的样式、特点和内涵,凝聚了古人的智慧与审美趣味,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现在乡村的修建与改造,特别是公共设施,如道路、广场、风光带、各种场馆等,其形态和装饰与传统建筑及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共生、融为一体,在地方历史文脉中传承创新、延续发展,成为当代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大课

题。我们可以借鉴乡村振兴中的“一村一品”的发展策略,村落建设特别是乡村文化景观设计,可以采取“一村一景”的发展思路,打造“一村一景”文化景观。依据该村的历史、自然地理环境、产业特点等情况,从该村的祠堂及其他传统民居的装饰艺术中提取艺术元素进行再设计,对村落新建建筑特别是公共设施进行构造和装饰,打造具有标识性特征的乡村新面貌。这样,在乡村振兴建设的热潮中保持和凸显地方各个村落的特色,从而形成“一村一景”的文化景观,并与地方的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文旅融合等有机结合起来,走一条美丽乡村建设的新路子。

祠堂作为乡村常见的重要的公共性建筑,与乡村的环境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湖南省各地的祠堂在建筑形制与布局上大体相似,但其装饰风格却多姿多彩,形象地表现了湖南省乡土文化的多元性和建筑的多样性,是湖湘文化的华彩篇章和乡民挥之不去的乡愁意象。祠堂装饰艺术形式丰富、手法多样,显示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点,而且承载着厚重的文化意蕴与艺术价值。在它身上所体现的圣俗一体的信仰特色、家国同构的礼制思想和民俗文化的自由天地等意蕴,从特定角度反映了湖湘文化的特质。在新时代、新征程中,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其深层的文化内涵与当代价值,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民族文化传承。

### [参考文献]

- [1] 楼庆西. 中国古建筑二十讲 插图珍藏本[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47.
-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经典珍藏版[M].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
- [3] 何次贤. 湘南谭氏宗祠建筑装饰的文化内涵与艺术特色探析[J]. 艺术评论,2011(8):113-115.
- [4] 科大卫,刘志伟. 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J]. 历史研究,2000(3):3-14,189.
- [5] 郑振满.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227-231.
- [6] 冯尔康. 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57-162.
- [7] 肖志群. 忠厚立德远 诗书育廉长[EB/OL]. 人民周刊网, [https://www.peopleweekly.cn/html/2019/qinggan\\_0312/12004.html](https://www.peopleweekly.cn/html/2019/qinggan_0312/12004.html).
- [8] 刘灿姣. 水龙祠壁画[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9:30-33.
- [9] 梁艳莲,刘怿. 岭南传统建筑文化及其生态特征的意义探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2019(3):30-31.
- [10] 李曦,李丽珍,邓渭亮. 乡村振兴视角下湘南宗祠的建筑艺术及礼俗价值探讨[J]. 家具与室内装饰,2021(8):37-39.
- [11] 肖霞. 汝城祠堂的木雕装饰艺术:以范氏家庙为例[J]. 艺术与设计(理论),2015(10):125-127.
- [12] 范婷. 湘西祠堂建筑装饰艺术研究[D]. 株洲:湖南工业大学,2017.